

從美國玩中國牌：

懷念蒲安臣公使

陳琅予

美國公使中國大臣

我與美國及其他國家的朋友，談到中美關係時，總要談談一八六一年美國的駐華公使蒲安臣 (Burlingame, Anson) 與中國，以及他擔任清朝欽差大臣的經過。美國朋友知道這個故事的人不少，我更希望今天的美國人對中國人伸出友誼之手，希望他們都像蒲安臣主持正義，能幫助中國建立國際間的友誼。

蒲安臣公使在中國清朝工作有六年左右，清朝的大臣看見英國、法國、俄國等人，就會駭怕的；只要他們聯合起來稍施壓力，要土地、要特權，幾乎沒有不答應。惟有蒲安臣駐使中國期間，以他主持正義的英雄本色，常為清朝打抱不平，他的見義勇為的精神，贏得清朝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們的信仰；他一生多采多姿的一頁，也是出使中國建立起來的。使後世中國人、美國人以及亞洲各弱小國家都對他十分崇敬。

我親自讀到韓國一位學生所寫的畢業博士論文，就是以蒲安臣的生平及擔任美國駐華公使一段歷史為題材；他那篇博士論文寫得很生動，倘

若印出來公開出售，對於中美兩國必有許多的讀者愛讀。

在那個時代，如果把蒲安臣換了季辛吉、尼克森或卡特做美國駐清朝公使，可能中國早被瓜分，或者將有更多喪權辱國的平等條約訂立出來。現在各大學及中美兩國外交檔案中，一定有許多蒲安臣的檔卷，蒲安臣主持國際正義堪稱名垂史冊了。

天生俠義扶助弱小

蒲安臣公使於一八二〇年十一月十四日生在紐約州鈕柏令的區域，他們的祖先是來自英格蘭，後來移民至羅德島州。他的父親名叫蒲林格姆，在對印第安人與法國人戰爭中均出過力。

蒲安臣於三歲時，他們全家移到俄亥俄州，後來又遷居到密歇根州底特律城，蒲安臣就在當地的公立學校讀書，在校的成績十分良好，等到高中畢業後，就進入密歇根州的州立大學，在一八四一年大學畢業；於一八四三年又進入哈佛大學研究法律，一直到一八四六年，始告一段落。那時蒲安臣的年齡已是廿六歲，並經律師考試及格

，具有合法的律師資格，隨在波士頓市執行律師業務。

蒲安臣在童年時代及少年時期，與同年齡的或比他年齡大的兒童一齊遊玩，如有同伴被人欺負時，他常常站在弱者的一邊，幫助弱者打擊強暴的人。

蒲安臣在學校學習法律的時候，曾經寫了一封信給他的母親，強調他學習法律是要幫助弱者，雖然不能預見將來的情形是怎麼樣，他將盡可能的努力去作，絕不向強暴者低頭。人們常會對道德的原則搖擺徬徨，而他的立志原則非常堅定；他告訴他的母親說：妳不要以為我說的太多，我將來做的，比我說的會更多。蒲安臣自幼便是天生具有俠義的心腸，凡是和他相處過的每一個人都對他具有良好深刻的印象。

能言善辯儀表動人

一百多年前，波士頓是當時相當大的一個都市之一。美國發生獨立革命的星星之火就是從波士頓開始的，燎原到全國十三個州，甚至蔓延到歐洲。蒲安臣是一位優秀青年，其個性是和諧公

正、沉靜深思而有智慧。他在波士頓做律師，結識許多顧客和朋友；他參加各種集會時，常常發表他一些驚人演說，在該地報紙上常有他的新聞。不久被當地的輝格黨網羅過去，於是變成了輝格黨的熱心份子（Ancient Whig），輝格黨亦就是共和黨的前身。他的律師伙伴為喬治·布律格斯（George P. Briggs），是麻薩諸塞州的州長之子，當然他父親也是該州輝格黨的核心份子之一。蒲安臣藉着這個機會，對輝格黨提出不少改良的意見，使他進一步參加輝格黨許多活動，並參加競選州參議員，竟然是成功了。

蒲安臣能言善辯，儀表動人，且富有自由平等民主之思想，後來又繼續參加競選聯邦政府的眾議員也當選了，經過三年的任期，到了一八六〇年才終止。

擁護林肯解放黑奴

美國南北內戰，最主要的原因仍是蓄奴問題；從非洲販賣來的黑人，一批一批地運到南部，南部地廣人稀，工商業不發達，只能從事農業工作。南部種的棉花，不僅往國內東北暢銷，而且出口到英國及一部份歐洲小國家，因此使南部種棉花的主人獲利頗豐。那些種植棉花的人，就是從非洲來的黑奴。

根據北方的一些議員及官方人員表示，都主張解放黑奴；但這些種植棉花及其農產品勞力，從那裏來那麼一大批替代黑奴在農場、礦場的工

作？因此，誰主張解放黑奴，誰就是要南方人的

性命一樣，在此生死關頭，除了拚命外，還有什麼方法能解決問題？雖然北方人以及競選總統的林肯一再表示，一個國家怎能把人分成兩種待遇，政府要賠償黑奴主人的一切費用，也不發生效果。從個人的口角，到議會的辯論，以及競選總統的政綱政策，都是對解放黑奴作主題的討論。

蒲安臣對林肯總統極力支持他的主張，並為他競選，林肯是當選了總統，可是蒲安臣競選眾議員則是落空了。

在美國兩黨競選總統，無論是那一黨的競選總統候選人，一旦競選成功了，在他正式就職總統之後，便要安排為他競選的工作人員，替他們在政府中派任職務，蒲安臣是被林肯總統安排的人員之一。

呼籲尊重中國主權

一八六一年三月四日，林肯就職總統後，特派他在歐洲奧地利國擔任公使；蒲安臣行抵法國巴黎時，忽然接到國務院通知，奧國政府認為蒲安臣過去曾在眾議院發表稱讚匈牙利革命領袖柯索士的言論，因此表示拒絕蒲安臣到奧地利接任公使的工作。不過另外有一個消息，使林肯改變主張，那就是中國清朝已允許美國派遣公使，可以駐節在北京。

蒲安臣在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情況下，於一八六一年十月乘船到達廣州。

中國北方氣候寒冷，因行船不便，隨改為到中國沿海地區視察，藉以了解中國的國情。蒲安臣於一八六二年七月間到達北京，他是第一位美

國公使進駐中國的京城。

蒲安臣到達北京後，默察清朝政府積弱無能，英法兩國領事互相利用種種不同方法和奸計威脅利誘，侵略中國領土及主權；而清朝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雖想利用以夷制夷的方法，使各國互相牽制，亦未有效。蒲安臣坦率地告訴清朝官吏，美國絕對沒有向中國侵佔領土的企圖。他不僅使美國沒有絲毫侵佔中國土地，後來新的英國、法國公使等到達北京後，他還提出這個問題同他們討論，他們均同意蒲安臣的意見。

當時在中國的英國、法國與俄國三國外交人員，對於擴展租借領土頗為積極。蒲安臣先後與俄國駐清朝公使巴魯撒克（Balluzec）、英國駐華公使布魯士（Frederick Bruce）及法國駐華公使柏爾塞密（Berthemy）等幾度商談，他們一再表示對中國無領土野心，英國公使甚至於把對英國政府的報告拿給蒲安臣看，使他頗為安心；恐怕最壞的還是領事級人員。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太平軍曾佔領寧波，到了一八六二年春天，法國人協助清朝軍隊收復該地。在同年八月間，法國駐上海的領事文登通知寧波清政府的官員，要在寧波設一法國的居留地。蒲安臣知道之後，立即向法國公使提出抗議，認為任何一個國家在中國租讓領土，都足以損害美國的條約權利；他的意見得到英、俄兩國的支持，法國領事只好罷手。

蒲安臣對於當時清朝外交處境十分清楚，他以公正的態度，與各國會商各種問題，獲得清朝總理外交事務衙門的大臣信任。其後，對英、法、俄國不講公理的外交，都作調人化解了，使清朝

減少許多喪權辱國的損失。滿清政府在十九世紀初葉，仍是閉關自守的時代。西洋各國雖有船隻開到中國，清廷只准許在廣州進行商業交易，禁止與任何國家有外交關係；一般老百姓也不准出國。嗣後由於與英國在鴉片戰爭中清政府戰敗，賠錢割地，才使一部份地區門戶開放，各國雖派有使節，亦祇能到澳門、廣州。美國對中國商業的關係，較後於英國、法國，但隨之要求建立兩國關係，在一八四三年七月，美國派第一個特使名叫顧盛（Caleb Cushing）乘軍艦到澳門，經過九個月的時間才到達。以後陸續派遣有六個使節，都不能到北京與清廷官員見面，一直到蒲安臣做公使，才改變了這種情勢。

清廷官吏刮目相看

蒲安臣感到中美兩國之間，好像一隻船而沒有駕駛的船員一樣的困難，過去雖然訂了條約，可以派遣領事，但不能與北京清政府直接聯繫，也缺乏優秀的譯員作為雙方溝通的媒介。他決心要改良這種環境，他到了北京以後，知道清朝內憂外患交相煎迫，不覺產生了公正俠義之心；他除了保障美國通商貿易合法的權利之外，絕對主張尊重中國主權及領土完整，決不借題發揮干涉中國國內事務。假如各國領事及商人有非法的舉動，他便以影響美國在華條約的權利與義務為藉口，加以警告或抗議。當時英國駐華代辦湯姆斯·魏德（Thomas Wade）受他的影響最大；因其時英國人最會找清朝的麻煩，常藉故要特種利益。清朝的官吏看到英國人來辦交涉，也最駭怕、

最頭痛。

當時滿清政府的總理衙門辦事大臣多認為夷人是「壞蛋」或「敵詐的流氓」；忽然遇到像蒲安臣這樣一位公正不阿的美國公使，不免對他刮目相看，友誼日增。因此，清朝政府認為他頗識中外大體。到了一八六七年十二月，蒲安臣駐華的任期屆滿，行將返國之際，在清朝政府歡送宴會中，恭親王奏訴希望蒲安臣離任後，對於各締約國家說明中國的誠意與困難，並願意敦睦兩國邦交和友誼。

充任中外交涉特使

一八六八年，清廷將與各締約國續訂條約，恐怕各締約國家屆時帶了幾條軍艦，在大沽口一擺，乘機敲詐，亟須一位專家擔任代表（使臣）；但一時找不出適當的人選充任此職，幾經躊躇，未能決定。蒲安臣受了恭親王的請託，滿口答應，也認為清朝應派使臣出國，與各有條約的國家修好。在宴會中，另外有一位重要官員，名叫文祥，他是戶部左侍郎，對於蒲安臣有良好的印象，就誠懇的對他說：「你何正式代表我們清朝出使各國？蒲安臣以為他說笑話。宴會以後，清朝就託英國駐華使館華文秘書布朗（Brown）對蒲安臣說：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請你暫緩回國，以便安排你代表中國出使各國。經蒲安臣多方考慮，他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各大臣相處很好，彼此都能信任，就毅然的答應了。他寫信告訴國務卿西華德，為了美國的利益及文明，他願接受中國對外交涉特使的工作。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廿一日，清朝正式下達聖旨，派蒲安臣前往與中國有條約各國，擔任對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這件事，在當時曾經轟動了西方各國駐華的使節。

歡送行列四哩路長

蒲安臣一面要回國述職，一面想先從美國建立兩國的友誼關係開始。他的妻子珍妮妮蒲安臣描寫她參加那次的歡送會，她說北京的外交團及一般使節，因為他們全家即將離京，那些歡送他們的行列竟有四哩路之長，可以說是隆重之極。

他們那天的早餐，是在英國公使館同許多使節在一起吃的；等到返回寓所時，發現許多人在他們家的門口，向他們祝福送別。當他們離開北京時，許多軍隊、馬隊隨着他們走，其中有各國的公使、秘書、教會的牧師、醫生、學生、武官、士兵及北京的居民。他們從來沒有得到那樣的榮譽，他們非常的感動，也難忘那些溫暖誠摯的友誼。

簽訂中美天津條約

蒲安臣大臣所率領的使團人員共有廿七位：副使二人，譯員六人，秘書二人，中醫一人及僕役十五人。在一八六八年二月，由廣州乘輪到日本，經橫濱換船，於四月間就到了舊金山，拜訪了加州的州長；該州的州長特為他舉行歡宴，到的一些美國的政要、商界的鉅子、華僑會館的僑胞均曾參加歡迎。同年六月間，蒲安臣到

了美京華盛頓，那時林肯總統已被刺逝世，業由副總統安諾·詹森繼任，他隨即往白宮晉見並呈遞國書，不久詹森總統在白宮歡宴，邀請與中國有條約國家的公使作陪。詹森總統即席表示：今後中美兩國多加來往，兩國邦交必能友善和諧。嗣後他與國務卿西華德進行談判，彼此站在公正互惠的立場，訂立條約，隨即很快的在一八六八年七月廿八日簽訂「中美天津條約」（在美國又稱為蒲安臣條約，它的英文為 Anson Burlingame Treaty），共有八款，其中最重要的是尊重中國主權、平等貿易、互派外交領事人員、保護宗教、自由移民來往或入籍均照最惠國待遇、學習藝術技術均可互派留學生、彼此一律優待協助等項。

駐節俄京一病不起

其後，蒲安臣率領代表團赴英國倫敦，與英政府談判中英續訂條約亦有成就；方期順利完成使命，復返北京，但不幸他在一八七〇年二月到達俄京聖彼得堡後突然生病，由於俄京酷寒，加之

近兩年時間奔走各地，過度辛勞，竟因此一病不起，喪身異國。他率領的兩位副使無法負責繼續工作，而清廷也就未再派人接替，中國特使團的團員祇好返回中國。

華工遭遇悲慘命運

蒲安臣公使之死，使清廷失去一位得力的國際友人。如果蒲氏不死，與西方各國修約的使命完成之後，他可能協助滿清政府改良內政、加強經濟建設等工作；尤其以後中國華工遭遇悲慘的命運，在加州被排斥虐待，美國聯邦政府限制華工，進而禁止華工，終於實施排華律等，倘蒲安臣在世，或不致如此，真是「一人之生死，影響萬民之禍福」。

蒲安臣的後裔，尚有孫兒名叫羅傑蒲 (Roger Burlingame, III) 及重孫叫蒲安臣第三 (Anson Burlingame, III)，可見他的子孫們對於乃祖的中國姓名莫不引以為榮，值得驕傲。筆者對於這樣一位有卓越才華，同時有正義感的蒲安臣公使，

僅僅活到五十歲就英年早逝惋惜不已！我用詩人杜甫詠諸葛亮的兩句詩，換了兩個字：「出師半捷身即死，常使英雄淚滿襟！」來紀念這位偉大公正的美國義士。

玩弄中國牌何時了

在中美通商兩百週年紀念的此刻，回想中美兩國邦交，時而風起雲湧，時而平靜無波，但竟能出現一位智慧之星，正義之士，如蒲安臣公使者，可以說是得之不易。

中國多事，滿清昏庸，他為中國化解了多少危難險灘。時至今日，中國內部仍是在衝突激盪，中共黨徒窮兇極惡，而美國依然在玩弄中國牌，雷根雖較以往總統開明，他的兩個中國政策則時隱時現。

瞻望未來，但願中美兩國人民共同努力，像二百年前的「中國皇后號」在紐約港口出發一般，乘風破浪，勇往直前，協助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創造一個自由平等、民主富強的新中國，中美共同起來維護世界和平。

萬墨林著 滬上往事

第一、二、三、四册出版
合售新臺幣貳百捌拾元

江蘇耆宿、前上海米業、雜糧公會理事長、農會理事長萬墨林，出身寒素，閱歷闕富，自少年時期即為滬上聞人杜月笙之親信總管，黃浦灘上光怪陸離波譎詭祕的奇聞異事，萬氏莫不親身經歷，耳聞目覩。抗戰八年期間，尤曾在上海從事抗日地下工作，驚險場面，敵偽內幕，歷歷如數家珍，又復兩度被捕入獄，飽受酷刑。七十歲以後為中外雜誌撰「滬上往事」，毫無保留的將政壇祕笏，當代奇聞和盤托出，極獲中外讀者重視。現已將第一、二、三、四册全部出版，欲購從速，俾免向隅。每册柒拾元合售貳佰捌拾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